

学创立的“自主物理实验室”，不同之处在于受众从高中生扩展至全年龄段。这个空间传递的理念很清晰，科学教育不是展品的单向陈列，而是公众的亲身参与。

闭馆三年期间，倪闽景还推动了“一平方米博物馆”计划——将馆藏标本和展品送到学校，搭建一平方米的微型展览，引导学生在“一平方米博物馆”中实现自身与知识的联结。“要解决的是孩子对博物馆没有感情的问题。教育最重要的是关系。怎么建立情感？跟学生有黏性互动很重要。”截至目前，全市共推出约100个“一平方米博物馆”。

这一计划效果远超预期。2025年9月，上海博世凯外国语学校启动了一座以亚洲象标本为核心的“一平方米博物馆”。这头来自云南的

亚洲象标本从上海自然博物馆运来，全校师生为其取名“森宝”。学期结束需要搬回时，校方拒绝放行，还是趁着假期才完成搬回。

倪闽景在“馆长面对面”环节与同学们交流时，分享了一个关于“生命三次死亡”的观点：“大象自然死亡是第一次，躯体消失是第二次，被遗忘是第三次。现在它成了标本，被你们爱着、记着，就永远‘活着’。”他认为，以往这类大型标本多藏于博物馆，孩子们一年难见几次，现在放在校园里，它能天天陪伴孩子，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。

他还提出“藏品倍增计划”，每五年让藏品数量翻一番。上海科技馆目前拥有31.5万件藏品，与大英自然博物馆差距悬殊。他的对策是“万物可藏”。

2026年7月18日，上海科技馆

正式启动新一轮社会藏品征集。有机构送来攀登过珠峰的机器人，有收藏家送来1905年的雷明顿打字机。

“馆庆日那天，如果带一样东西过来免门票。一天来1万人，不是1万件东西就有了吗？”

关于软件与硬件的“全息收藏”，倪闽景也有前瞻性思考。“BB机可以收藏，但呼叫台已经没了。你光收一个BB机，后人看不懂。”他认为，科技馆必须建立一种“环境收藏”的理念，将设备、系统、使用场景一并留存，才能真正记录科技史的全貌。目前国内在这一领域几乎空白。

创新是长出来的， 不是挑出来的

“把实验室还给公众”是空间层面的答案，关于“人”的答案，倪闽景琢磨得更远。在他眼中，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逻辑，与当下盛行的“掐尖”选拔机制之间，存在着根本性的错位。倪闽景对创新人才有三个基本判断，每一个都直指传统观念的痛点。

第一个判断是智商不是决定因素。爱因斯坦幼年被认为迟钝，爱迪生曾是班上最后一名，屠呦呦、陈景润也远非机敏过人之辈。一个有趣的统计是，诺贝尔奖得主中，学生时代考最后一名的人远比考第一名的人要多。

其二是创新人才不是“培养”

倪闽景与学生们一起做实验。

